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大趋势 3: 中国拒绝捧杀/舒泰峰著. —北京: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2011.7

ISBN 978-7-80249-839-6

I. ①中… II. ①舒… III. ①政论—中国—现代
IV. ①D6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86957 号

中国大趋势 3: 中国拒绝捧杀

作 者: 舒泰峰

出 品 人: 成与华 李 军

选题策划: 卢 俊

特约策划: 杨水秀 马泽峰

责任编辑: 卢 俊 楼燕青

渠道总监: 赵国强 张晓宁 李 圆

营销企划: 韩博华 万春生 李 莹 效慧辉

封面设计: 水玉银文化

责任审读: 肖海林

责任印制: 迈致红 潘代兵

出 版: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日知图书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18.5

书 号: ISBN 978-7-80249-839-6

定 价: 39.90 元

服务热线: 010-58301130

销售热线: 010-58302813 010-62372091

地址邮编: 北京市西城区西环广场 A 座
19—20 层, 100044

http: // www.chgslbs.cn

E-mail: cicap1202@sina.com (营销中心)

E-mail: gslzbs@sina.com (总编室)

工商联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

联系电话: 010-58302915

序 言

为什么要拒绝捧杀 / 001

引 子

历史真的复活了吗 / 005

第一篇 谁把中国捧上了天

一、“北京共识”横空出世 / 003

《北京共识》一文在中西方的互动史中越来越具有某种标志性或者临界点的意义。正是在此文之后，西方世界掀起了探讨中国的热潮，并且起码从中国国内能听到的声音看来，“热捧中国”成为一种时髦。

“北京共识”给世界带来了希望

“北京共识”挑翻“华盛顿共识”

从“北京共识”到“中国模式”

二、美国三大名刊如何热捧中国 / 012

10年来，他们的预测一直是：“这不可能持续下去，中国将要崩溃，它不可能维持如此快的发展速度。”但是，扎卡里亚说，迄今为止，上述预言一条也没有变为现实。虽然中国存在许多问题，但是它拥有任何一个第三世界国家都梦想的东西，那就是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

《新闻周刊》：中国的崛起已不再是预言，而是一个事

实了

中国在世界强国当中再次找到了自己应有的位置

三、北京令世界惊叹的开始 / 019

“中国是一个在联合国安理会内拥有席位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没有殖民统治的包袱。她在与非洲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中奉行的是不干涉政策，因此对非洲国家而言，中国更有吸引力。”

你们的时间是按照分秒来计算的

中国大礼包

去北京就是去我们的第二个家

中国的成功从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我们的失败

四、中国软实力改变世界 / 030

“中国的软实力外交明显改变了它在亚洲乃至世界其他地区的形象，使它在国际舞台上变得更积极活跃而富有建设性，甚至于很多国家现在更喜欢中国，而非美国了。”柯兰齐克说。

孔子“出国”之后

中国外交静悄悄的革命

五、中国主导世界元年 / 039

“中国却凭借中央集权的政府、控制人口增长的严格规定和政府操控的经济，在一段相对较短的时间内确立了某种程度的秩序和标准。如今越来越显而易见的是，尽管还存在很多缺点，但中国共产党一点儿也不幼稚。”

奥运会或许会治愈中国的自卑综合征

中国在拥抱世界，那么世界也需要拥抱中国

世界进入“中国主导的世界秩序”(PaxSinica)元年

六、库恩讲述中国 30 年 / 048

“从更为宏大的意义上来说，中国已成为世界稳定的一座堡垒和世界繁荣的一部发动机。四十年前，发达国家把中国看成世界问题的一部分，而现在，全世界都认为中国是世界解决方案的重要部分。”

中国最大的变化不是经济，而是精神

中国高官告诉库恩什么

中国模式现在将成为一个标准

七、奈斯比特预言中国大趋势 / 058

“中国正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纵向民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它的新型经济模式已经把中国提升到了

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而它的政治模式也许可以证明资本主义这一所谓的‘历史之终结’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道路的一个阶段而已。”

江泽民：你为什么不来讲这个故事呢

中国模式：纵向民主

八、当中国统治世界 / 066

“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大政府的理念和对西方式民主理念的回避，这一做法对于非洲各国政府来说显然很有吸引力。”

“国家”的秘密

朝贡体系将复兴

中国崛起改变现代性

儒家文化是国家文化的 DNA

第二篇 谁在自我吹捧

一、《中国不高兴》冲击波 / 077

世界发展史，如果说在 2008 年以前，一切还不清楚的话，那么到 2008 年应该清楚了，世界进入了一个大变局的时候。这对中国意味着挑战，也可能意味着机会。中国这么大块头，你一定要有大抱负。

与西方有条件决裂

中国要做“英雄国家”

我们老是担心打扰了西方人的午休

对话王小东、黄纪苏：西方也该下岗出局了

二、草根民族主义狂飙突进 / 086

“世界太重要了，不能把它交给美国。中国要做世界的设计师，中国要引领世界走向更好的未来。”

摩罗为何清算摩罗

军方学者加入“合唱团”

王小东们：看上去很精英，感情上仍很草根

三、潘维的“中华体制”浪漫叙事 / 096

“而今英、法、日、德已是满地黄花。接着苏联老师自杀，美国老师一度进了重症监护室。祭奠鸦片战争 170 年之际，中国能否‘自学’了？”

分工不分权是中华政治文明的关键

对话潘维：不能拆故宫建白宫

四、重新评价前 30 年 / 104

“目前中国的事情比较古怪”，贺雪峰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一旦中国在国际上取得了成就、影响，就会有人出来说，看，改革开放 30 年取得的成就！好像新中国前 30 年都停在那里。好像只有改革开放，也仅仅是从改革开放，中国才开始发展，才开始在全世界提升地位，才有了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这种将新中国前 30 年和后 30 年对立起来的思维，实在很普遍却有害，这种思维无法理解中国取得伟大成就的实质。”

中国学派重新评价前 30 年

韩毓海：国家能力的回归是最伟大功绩

五、孔子“复活”与文化民族主义复兴 / 111

“80 年代的孔子，只是个好坏参半的凡人；90 年代的孔子，是个影响巨大的学者；进入 21 世纪，孔子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圣人’。”

孔子的两千年沉浮

孔子归圣之路

十博士为何联名抵制圣诞节

文化民族主义回归

第三篇

中国拒绝捧杀

一、我们患上了严重的“民族自尊官能症” / 125

“民族自尊官能症”，其典型症状是小题大做，常常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过分在意外国人对中国人说的只言片语。

中国拯救了地球

中国被谁 G2

民族自尊官能症

二、库恩、奈斯比特和马丁·雅克：他们并不了解

中国 / 135

我们不必迷信于所谓的外国专家，哪怕是最富有盛名的专家的意见。他们在各自擅长的领域是值得尊敬的，但是他们想轻易地书写中国，结果却很可能造就一个“浅薄之论”。

《中国 30 年》出炉记

《中国大趋势》是怎样炼成的

另一个马丁·雅克

三、先捧你，继之以责任 / 146

国人还没来得及高兴多久，就发现这个概念虽然听起来很美，但实际上却深藏陷阱。显然，中美双方对这个词的理解重点并不一样，中国人看重后面一部分即“利益攸关方”，而美国人更看重的显然是前者，即“负责任”。

“中国威胁论”流变

“中国责任论”是怎样出炉的

“战略再保证”与“中美共治论”的实质
来自阿拉伯世界的呼声：中国应抗衡美国

四、《中国不高兴》批判 / 163

我们的确需要打造与海外利益相匹配的军事力量，但是，修明内政，解决自身的问题仍然是当下中国第一位的选择。在国内，收入分化严重，群体性事件频发，腐败深入骨髓……人们要问，我们用什么领导世界？

警惕爱国主义变为害国主义

不高兴就可以领导世界吗

对话许纪霖：王小东们比愤青更极端

五、对话萧功秦：新国家主义批判 / 173

“为什么现在国内知识界会出现这样一种‘新国家主义’思潮？我们要从文化心理上来分析，应该注意到，30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与社会繁荣，中国人出现了一种民族自豪感，一种要求摆脱百年来以批判传统为基调的价值追求，要求对自己的民族予以重新定位，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中国传统的积极遗产的意义，不能再被民族自卑感压抑，许多学者的学术旨趣就在从传统历史中寻找精神支柱的新基础。他们要重新发现科举的积极意义，他们对专制官僚制，对中国文化对宗教的宽容等均予以强调，其心态就在于此。”

美化前30年是一种不可取的浪漫主义

在政治文明方面中国人还是谦虚一些为好

六、对话姚洋：终结“北京共识” / 181

“就像‘华盛顿共识’被演绎得面目全非一样，‘北京共识’也一样被演绎得面目全非。一说‘华盛顿共识’，就恨不得和新自由主义等同起来，一说‘北京共识’就将它和政府干预等同起来。政府干预，我倒觉得这是我们中国模式里应该摒弃、化解的东西，而不

是应该发扬光大的东西。”

中国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巴西
官员在国进民退问题上偷换概念
以结构调整为契机，重启改革议程

七、对话李泽厚：警惕封建主义死灰复燃 / 191

“余英时先生说，当年‘五四’反传统的人物，都是饱读旧笈，深知传统的人，今天反传统的人物其实并不知传统为何物。我觉得今天某些提倡传统或传统道德的人也大体如此。从他们的言谈论著行为活动中看不出一点传统的影子。看不出一点孔老夫子那种‘温良恭俭让’、‘知之为之，不知为不知’的道德、精神或风貌。所以，剩下的便只是激情口号、妙论奇谈。”

蒋庆倡导读经是“蒙启”

以煽情的话语来鼓吹“民族精神”是危险的
反对以文化相对主义否定普遍价值

第四篇

真正的趋势：告别脆弱，做实至名归的大国

一、仇富：茅于軾为什么挨骂 / 201

什么是当前中国社会的大势？百姓渴望公平是最大的大势。而茅于軾老先生显然低估了这一形势。或许他是被“文革”前的共同贫穷吓怕了，他没有充分认识到如今贫富分化不公正演变成为比共同贫穷更为可怕的梦魇，它就像一颗定时炸弹，如果不及时排除的话，很可能会使改革开放的成绩化为乌有。

向茅于軾“开炮”

茅于軾被冤枉了吗
分配不公已成中国最大梦魇

二、仇官：瓮安事件再检讨 / 208

“读书苦，读书累，读书还要交学费，不如参加黑社会，有吃有喝有地位。”

瓮安事件是可以复制的

富人投靠黑社会

政府不作为，企业出下招，农民使狠招

干部为什么躲避群众

三、特权之魅影 / 219

人们仇视的不是普遍意义上的财富——姚明仅仅是能

把篮球精准地放到篮筐里，身价就以数十亿美元计而没有人仇视他——而是财富取得的那种基于特权的过程。

关键在于特权

“我是领导”与“权力通吃”

中石油“夺冠”为何反挨骂

四、富士康事件与中国模式之痛 / 226

低成本优势的观念加上利益的驱动，再加上无所制约，经济发展的模式必然走向极端。于是，人与环境都成为发展的牺牲品。它毁灭了富士康这些本来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先毁灭其正常的生活，再毁灭其梦想，最后毁灭其身体。

没有了生命，发展还有何用

没有了生命，发展何以为继

抛弃低谈判成本优势

五、改革：彼岸在哪里 / 232

第三次改革论争的实质是什么呢？实际上是改革向何处去的问题——反思改革派认为当前社会的种种问题是由于市场化改革所致，因此必须全面后转；而改革派则认为，这是改革不彻底、不配套所致，因此必须加速推进改革，方向不能动摇。

“郎旋风”刮起第三次改革论争

争论再起：交锋“国进民退”

既得利益集团阻挠改革

中国还需要再来一次摸石头过河

六、政改下一步 / 248

以竞争性选举为箭头发展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带动更大范围的社会民主，这是当下中国必须走，也是切实可行的一条政改之路。

权力过于集中是当下中国一系列重要问题的症结

政改的抓手是党内民主

党内民主的关键是授权民主

七、中国应做世界之锚 / 257

“以中国的实力，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们还是要尽量努力避免把自己置于聚光灯下，先把自身的麻烦处理好，把国内议事日程上该解决的问题解决掉，在此基础上再谈稳健、有序的国际改造问题……不要急着当头，一个稳固的‘锚’的角色更适合中国。”

中国该不该减免伊拉克债务

世界在试探中国

中国应做世界之锚

八、结语：告别脆弱，做真正的大国 / 269

后记 / 273

CHINA'S
MEGATRENDS ③
CHINA REFUSES
TO FLATTERY

序言

为什么要拒绝捧杀

有人捧怎么会是坏事呢？一般情况下，答案是没什么悬念的。然而，如果吹捧你的人并不真正了解你，他的吹捧要么是出于一种泛泛的善意，要么是把当你当做一种浪漫的想象，试图通过“移情作用”来刺激他自己，要么是希望你从你那里得到某些东西，甚至让你为他卖命，那就应另当别论了。

吹捧中国，如今成为国内外的一种时髦、一种潮流。吹捧者的动机纷繁多样，但不管其动机如何，“树欲静而风不止”，如果中国本身不能自持，那么这些真真假假的吹捧就将使我们失去清醒的头脑，飘飘然，偏移本来设定好的航向。如此，“吹捧”就变为了“捧杀”。

我们的邻居日本就曾遭遇这样的“捧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突飞猛进，只用了 20 余年的时间就从一片废墟上新建起了一个经济强国。西方世界当年对日本的吹捧一点都不亚于现在对中国的热捧。1979 年，美国学者埃兹拉·沃格尔甚至写了《日本名列第一》这本书，书中他指出日本在许多方面超过了美国。然而，不到 10 年的时间，正当日本春风得意、不可一世之时，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从此陷入了长期停滞、一蹶不振的境地。

殷鉴不远。本书的立意即在于此：经历了 30 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的确拥有了傲人的经济总量和光鲜的都市形象，但是其内在依然脆弱。这种脆弱不仅体现在经济基础的不

扎实，人均财富很低，更突出地体现在不均衡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结构扭曲上：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基层矛盾和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博弈升级，国家软实力与硬实力无法匹配……至为关键的一点，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未能同步，甚至改革向何处去，也目标模糊。总之，我们尚未冲出制度转型的“历史三峡”，转型还要过大关。在这样的大势下，国人需要做的唯有“冷静、冷静、再冷静”、“清醒、清醒、再清醒”，至于那些真真假假的吹捧，请让我们大声地喊出：“中国拒绝捧杀！”

本书的结构布局大体如下：首先笔者试图记录和梳理这样一种吹捧中国的潮流，这主要体现在本书的第一篇和第二篇。其中，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吹捧中国的潮流首先是来自国外，然后才引起中国国内的热烈回应。

笔者将叙述的起点选择在2004年，因为在这一年，美国人乔舒亚·库珀·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概念，一时间在全球不胫而走，随即此概念转化为“中国模式”，讨论的热度一波胜过一波。也就是说，2004年是世界关注中国，同时也是热捧中国的一个新起点。

说到2004年，一个巧合是，许多具有标杆意义的事件都发生在这一年：中国在海外设立了第一所孔子学院；首次公祭孔子；第三次改革论争发端。这一年还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元年……这些看似不同的主题，实际上都隐藏着一根主线：世界在重新看待中国，而中国也开始重新反思自我并且开始重新看待世界。总之，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史中具有某种节点式的意义。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2004年之后，世界对中国的追捧几乎每年都有一个比较突出的事件：2004年，“北京共识”的提出；2005年，美国最著名的三大刊物热捧中国；2006年，中非峰会被认为是“北京令世界惊叹的开始”；2007年，美国学者约书亚·柯兰齐克出版《魅力攻势——中国的软实力是如何改变世界的？》一书，盛赞中国软实力；2008年，北京奥运会让世界惊叹这是“中国主导世界元年”；2009年，两位“大佬”——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和约翰·奈斯比特分别在其出版的《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和《中国大趋势》，大赞中国模式；2010年，英国著名学者马丁·雅克出

版《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模式被捧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仅看看这些标题，就可以发现，世界对中国的吹捧是在持续升级的，就像股市里一条不断上扬的K线，看起来十分美妙。本书第一篇选取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和作家作品为线条，试图勾勒出这样一幅图景，使读者看到都是谁在吹捧中国，他们又都说了些什么。

第二篇则是描述中国国内对于海外吹捧中国热的一种回应。在书中笔者描述了以北京大学教授潘维为代表的所谓“中国学派”的一些作品，他们对于中国模式的吹捧比国外的更为直接且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当然，这种对应关系还有更广阔的层面，笔者的总结是，随着中国力量的崛起和西方自身危机的出现，中国社会和知识界产生了3种动向：草根民族主义的狂飙突进；基于重新评价共和国前30年基础上的新国家主义崛起；基于对更久远历史文化因素反思基础上的文化民族主义复兴。

本书的下半部分重在对上半部分所揭示的这种潮流进行辨析。我希望通过这种辨析能为广大读者提一个醒：警惕“捧杀”。第三篇集中分析“捧杀”中国背后的动机、我们自己乐于迎合的心态以及为什么要反对国内出现的3种思想动向。

第四篇则是面向未来的一个深度延展。当下的中国，应当说还有许多迫在眉睫的问题需要去破解。举其大者，一曰仇富，二曰仇官。而此二者总归到一点则是仇视特权。

中国的挑战更重要的还在于，我们的改革进入到一个“迷惘期”，自第三次改革论争开始到现在，改革往哪里去，方向并不明晰。而在对外关系上，中国也同样存在困境。尽管我们付出了百般努力营造中国的国际形象，不过从效果上来看仍有待改进，软实力的打造尚未真正成功，而中国到底该承担多少国际责任，在国际上应当寻找怎样的定位，种种问题，仍需寻找共识。总而言之，不破解这些问题，中国这个大国就是一个“脆弱的大国”。

因此，我们需要的不是吹捧而是担忧，担忧被“捧杀”，我们需要的是脚踏实地地继续改革，攻坚克难。

总之，一句话，中国拒绝捧杀！

CHINA'S
MEGATRENDS ③ 引子
CHINA REFUSES
TO FLATTERY
历史真的复活了吗

“历史还在展开，竞争仍在继续。对于西方自由民主的信奉者来说，历史终结论是一个信念，也是一个赌注；而对于中国独特道路的捍卫者来说，它不只是一个论敌，更是一桩尚未了却的心事。”

弗朗西斯·福山发生“思想巨变”了！这是2009年8月底新华网一

篇编译文章传递给国人的信息。该文题为《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刊登于日本著名政论杂志《中央公论》9月号，内容为日裔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日本的演讲以及杂志对他的专访。

这篇编译过来的文章强调，福山特别肯定了“中国模式”的优越性，认为它会受到更多国家的钟情，并指出，“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须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

福山的判断基于他对中国模式的总结：中国发展模式的价值内核源于延续几千年的政治传统，可概括为“负责任的权威体制”。这种传统达到西方难以企及的历史高度：一是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国家机器和军队由中央政府掌握，而非欧洲那样由封建领主或教会掌握；二是高度的行政管理体制，官员由公正、普遍的考试制度选拔，而非西方或中东那样由世袭或门第操纵；三是政治对人民负责，体现“民本主义”，强调当政者对人民负有道义责任，而非西方那样在特权阶层内部进行权力分配。

福山说，上述政治传统不仅使中国在历史上保持长期统一、稳定与先进，而且在人

类现代化进程的各个阶段均体现出积极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四小龙”及部分东南亚国家实现经济腾飞，其中有着明显的中华文明痕迹，执行了一条由权威型政府主导的发展路线。近 30 年来，中国经济令人惊异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一般认为有望再保持 30 年的增长。中国的政治传统和现实模式受到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关注，在印度“民主”模式与中国“权威”模式之间，更多国家钟情于中国，前者代表着分散和拖沓，后者却代表着集中和高效。

从访谈中可以看出，福山极为关注中国的动态，对于刚刚发生的新闻事件他都了如指掌。他说，近年来，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步伐明显加快。人们往往把民主法制等同于普选，但其实质应是政府受托于人民的责任制度化、法律化。2009 年以来，围绕“汶川地震”和“毒奶粉”事件，中国民众的权利意识上升，而中国政府也在正面回应民众的诉求，履行信息公开及对民众解释说明的公共责任。考察中国国情可以预见，中国今后的民主法制建设不太可能全盘引进西方理念，而更可能采取立足民生、务实渐进的方式，围绕环境污染、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基层官员腐败等具体议题，通过政府与民众之间频繁互动、磨合，逐步实现制度的进步和升级。

这篇文章一经新华网发布，立刻流布甚广，很快被几百个网站转载。一篇小小的文章为何受到如此瞩目，这与福山以及他著名的“历史终结论”有关。

1952 年出生的福山是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兰德公司顾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

福山的成名源于他 37 岁那年，也就是 1989 年，这一年也是世界政治变革波澜壮阔的一年，此年，东欧剧变，柏林墙倒塌。不过，那时候还没有哪位政治学家预言苏联会崩溃，世界两极格局会在两年后突然终结。福山的预见应该说也不是非常精确，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年他仍然预见历史的大趋势，这个大趋势足以阐释苏联的崩溃。

1989 年年初，福山成为新成立的布什政府的国务院政策规划处副主任。他给当时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的备忘录中提醒，德国可能重新统一，而

《华沙条约》也可能终结。此后，在一份发行量不大的保守派杂志《国家利益》上，福山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

他断言，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从此之后，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就不再进步了，是为“历史的终结”。

这篇文章一开始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但随着1989年诸多事件的戏剧性发展，尤其是柏林墙的倒塌，这篇文章迅速赢得了爆炸性的声誉。福山的文章为1989年西方世界的凯歌高奏提供了理论解释，而在时间点上又是如此具有超前性，以至于一时间福山成为了先知一样的人物。

两年后，苏联的崩溃使福山的先知色彩进一步变得浓厚，他趁热打铁，于1992年出版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进一步巩固了他在政治哲学领域的大师地位。

早年受过哲学和文学训练的福山，其知识结构是一种“相当罕见的结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擎概括，《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实际上包含着两个互为支持的论证：哲学论证与政治（科）学论证。所谓“历史的终结”并不是指实际“历史事件”的终结，而是在历史哲学（普遍历史）的意义上，主张“历史方向的进程”——意识形态的演进到达了其终点：在自由主义民主之外，没有其他系统的意识形态具有真正的竞争可能。这个哲学论题被福山用来支持（或“包装”）他的政治学论题，这是一种“历史进步观”主导下的现代化理论或民主化理论：西方现代的政治经济制度（与现代科学技术相似），虽然发源于西方但并不是地域性的，而是现代化普遍进程的方向。

这是一部深奥的作品，估计很少有人从头至尾认真地通读并真正理解福山的体系，但是这并不妨碍“历史的终结”成为一个时髦的流行语。《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在全球发行了逾20种语言版本。

历史并不是直线行进的。两极世界的倒塌印证了福山的理论，然而此后20年中发生的历史大事件却一次又一次地挑战着福山的这个结论。尤其是

2001年的“9·11事件”给福山理论的怀疑者提供了强有力的事实依据，其后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搞民主实验的失败则进一步加强了这种依据。

更大的挑战来自于俄罗斯和中国。普京执政之后权威主义的复兴，俄罗斯年轻人对强大苏联的怀念看起来都与历史终结论相悖。而中国30年的快速发展以及诸多第三世界国家对于中国模式的推崇和效仿更加直接地挑战了历史终结论。

尽管历史终结论一次次地被宣告“破产”，但是据与福山本人有过接触的刘擎教授说，福山本人其实一直“顽固地”坚持“自由民主与市场经济最终胜利”的基本论题。2007年10月，福山到布朗大学演讲，当时刘擎正在那里做访问学者，在演讲后的酒会上，刘擎曾问福山：中国发展的事实是否颠覆了他的历史终结论？福山未加迟疑地回答说，这大概还要等15到20年才能看得清楚，而目前他还是坚持自己的基本判断。

2008年9月，美国《新闻周刊》就种种质疑专访福山。这篇文章似乎未受到国内编译者的垂青，笔者查到的英文原文内容如下：在被问及“历史的终结背后的论题仍然成立吗”时，福山的答复是“这个基本假设仍然有效……尽管权威主义在俄国和中国复兴，但自由主义民主仍然是被广泛接受的唯一正当的政体形式”，并表示“就长远而言，笔者仍然相当确信民主体制是唯一可行的体制”。

正像刘擎教授所阐释的那样，福山在此次访问中首先澄清了人们对他的——一种普遍误解——他的理论并不是指正在发生的事件，而是指出一种人类社会演进的方向和可能的未来政府的终极形式。实际上，这也是他最初就提出但是被忽略的一个观点：“我得出的终结观点，并不是指一个个事件的发生——无论是重大的还是严重的事件，而是指历史，指一种在基于所有人、所有时期的经历基础上所理解的一个唯一的、连续的、不断变化的过程……历史终结并不是说生老病死这一自然循环会结束，也不是说重大事件不会再次发生或者报道重大事件的报纸从此就销声匿迹。确切地讲，它是指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原因在于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得到了解决。”